

低下頭來顯高度

如是我見

在我近來的接觸中，發現有的官員蠻有涵養，很有賢者之風，對人也謙恭，而且還能夠嚴以律己，時時敬畏，出了問題也能低頭認錯，認真檢討自己的不足……所有的這些，無不讓人欣喜，這使我想起了蘇格拉底的一句名話——「如果想立於天地之間，就要懂得低下頭來。」

顯然，挺胸具丈夫氣概，抬頭顯英雄本色，這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況和環境下。在生活裏，在處世中，明智之人就得學會低下頭來。進山洞、過森林需要低頭，有功名、成氣候也要懂得低頭。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越是成熟的穀子越是低下頭。學會低頭，是一種聰穎和智慧，也是一種大氣和豁達。能低者，才能高；能曲者，方能伸；能柔者，可顯剛；能退者，是為進。

我們要在群眾面前學會「低頭」。這不是自卑，而是自重，看小自己，低調做人，淡定做事。在群眾面前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，以謙虛的態度做人事，這是成功人生的先決條件，也是當官從政的自知之明。這種穩當婉約，頭腦清醒，只會減輕負重，放下包袱。人的品行也好，功績也罷，重量應該由別人來掂量，那才有意義。自視過高、趾高氣揚、霸氣十足的人，在別人看來往往如風中蘆葦，似田中稗草。看低的胸懷，「低頭」的境界，就會深切地感受別人的重量、團隊的能量，合作的分量，群眾的力量。這種狀態不是喪失自信心，缺乏進取心，而是不張揚，不張狂，是從一滴水的姿態，融於大海中來看待；是以一塊石的位置，對比崇山峻嶺來思考。

我們要在犯錯之後學會「低頭」。錯誤乃至對別人的傷害，只有低頭才能彌補。這時的低頭不是屈辱，而是應付出的代價和教訓。廉頗向藺相如低頭，不但沒人笑話，反而傳為美談。很多的矛盾和糾葛，也不是硬碰硬解決，而是在低頭中化解。總放大個人，把自己當甜瓜，將別人當傻瓜，必然導致盲目樂觀，狂妄自大。而傲慢之處，就是危險之時。

我們要在慾望面前學會低頭。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，就像海裏的水，喝得越多，越感到口渴。權力，總是看着別人的大；金錢，總是看着別人的多；老婆，總是看着別人的好。以貪慾的心靈病變、靈魂腐變來實現大富大貴就會生出種種罪惡來。而只有低下頭來，才會發現，很多東西都是過眼雲煙，身外之物。擺正了個人的位置，才能品味為民服務的快樂，而放大了自己的幸福，也會感到生活的美好！

我們要在法律面前學會低頭。法律好比是一個大框子，人得在這個框框裏進進出出才有社會和諧、生活和美。常常有人自作聰明，想從框裏敲個漏洞鑽出去。但和法律較量，如同「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」一樣，即便得逞一時，也是心驚一生。守住法律和理想信念的底線這總開關是多麼重要，心靈的防線一旦失守，私慾就會大舉進犯，罪惡就會乘勢作亂，信仰和操守就會隨之土崩瓦解，古人所說的「從惡如崩」就是這個道理。

官員學會低頭，就能掃除自滿。如果總把本人比白玉，老將自己當珍珠，怕是時常會有被埋沒的痛苦。學會低頭，是一種人生的素質學養，更是一種永恆的精神磨煉。擺正位置，端正姿態，就不會在群眾面前時不時「氣壯如牛」，常顯露趾高氣揚的嘴臉，也才會贏得別人更多的尊重和愛戴。對每一個官員來說，在平凡之中時時看「小」自己是不易的，在取得成績、「形勢大好」時尤其困難。這時，能自信而不盲目樂觀，能進取而又腳踏實地，能看得到成績的同時找到差距和不足，這樣「低頭」，才更見精神和境界。懂得和學會低頭，足顯厚度，才有高度，頗有力度，也見溫度，在我們的生活中和歷練裏，會有這樣兩種人。一種是經常「低頭」的人，一種是經常「仰頭」的人。只要稍作對比，就會發現，那些人緣最好、心情最暢、事業最順、進步最快的人，往往都是懂得「低頭」的人。

有一種動物叫做「貪」

汪金友

這個字，讓人看着很驚扭，我用了幾種輸入法，都打不出來。可能在中國漢字的電腦字形檔裏，根本就沒有錄入。後來到網上搜，發現很多文章在寫到這個字的時候，都是用一個「彡」，加一個「貪」字。雖然中間距離大了點，但也能夠表達原意，所以我也就只能照搬到此。

前不久去河南安陽的內鄉縣衙，在這個古衙門的照壁牆上，看到這樣一隻動物。牠長約四米，高約二點五米，頭似龍，身似馬，腳似牛，身披錦甲，口銜銅錢，腳踩百寶，睜着慾望的雙目，張着貪婪的大口，仰望東方的太陽，正在奔跑追逐。

講解員說，這種動物叫做「彡貪」，自漢代就有。牠的胃口很大，什麼東西都吃，而且永遠也吃不飽。吃完動物吃植物，吃完植物吃金銀財寶。把八仙的寶物都一個個吃掉了，還不滿足。最後又想吃天上的太陽，並從陸地跑到海邊的懸崖上，縱然一跳，太陽沒吃着，自己卻葬身於滔滔大海。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貪心不足吞太陽」，說的就是「彡貪」。所以自隋唐以來，幾乎每個州縣官府的照壁上，都雕刻或畫有「彡貪」的圖像。以警示官員，節制慾望。

地球上真的有一種叫「彡貪」的動物嗎？如果有，誰見過？很明顯，像光吃不拉的貔貅一樣，這只是人們的一種想像。如果貔貅光吃不拉，那肚子該有多大。說「彡貪」愛吃金銀財寶，那又怎麼消化。而且把金子吞進胃裏，是很快就會喪命的。

但走出內鄉衙門的時候，坐在車上，聽幾個檢察院的朋友聊天，聯想這幾年反貪的成果，我眼前突然一亮，那些已經抓獲的貪官，不就是傳說中的「彡貪」嗎？雖然他們長的不是「彡貪」一樣的模樣，但卻擁有和「彡貪」一樣的心靈。一樣的啥都吃，一樣的不知足。我再往下想，可能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，都住着一個「彡貪」。只是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有機會，有的沒機會，有的被控制，有的被放縱。

只要有合適的土壤和溫度，每個人的私慾，都能迅速地膨脹和氾濫。這種私慾還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就是永遠都不會滿足。滿足了第一個慾望，還有第二個慾望；滿足了所有的慾望，還會生發出新的慾望。

按說，知足也不是什麼壞事。一九一九年，魯迅在《不滿》一文中，就曾這樣說過：「不滿是向上的車輪，能夠載着不滿的人類，向人道前進。」在很多的情況下，不滿都是一種動力，能夠激發人們通過努力奮鬥，去實現各種各樣的人生目標和社會目標。但有一點必須記住，任何的不滿，都只能向「人道」前進，不能向「歪道」前進。如果路走歪了，前進越快，危險越大。

在甘肅安西縣橋灣博物館，我會經看到一個真實的「人皮鼓」。相傳是當年康熙皇帝下令，用貪官程金山父子脊背上的皮製成。我只草草看了一眼，就趕緊離開，因為不敢想像那個場景。父子兩個，只因貪污了修建城池的撥款，便被處死，並剝肉剝皮，這似乎也太殘忍了。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，無論是朱元璋的「剝皮植草」，還是康熙的「剝皮製鼓」，都沒有阻擋那些貪官的貪慾。

有辦法徹底的消滅「彡貪」嗎？沒有，起碼暫時還沒有。但我們可以利用社會機制，防止和控制「彡貪」的活動。比如在那些有機會的人身邊，設置一些有效的監督制度，只要「彡貪」一冒頭，就立即扼其苗頭。再就是不斷告誡那些心中有「彡貪」的人們，要想不落入大海，就千萬不要邁出那該邁出的一步。

小人比無賴更可惡

貝一中

歷史叢譚

在卷帙浩繁的《太平廣記》中，有關人情世故的篇幅多達一百多卷，專寫「無賴」的就有兩卷三十多篇，既有官宦士子，也有布衣平民。其中一篇是寫杜肅告密的故實，讀來頗有意思。這裏所以說是故事，是因為這件事在《資治通鑑》等正史中也有記載。

唐肅宗長壽元年五月，女皇武則天會頒布過一道「斷屠令」，昭告天下嚴禁宰殺牲畜和捕捉魚蝦。左拾遺張柬之妻生了一個男孩，私宰了一頭羊宴請同僚。席間，前來赴宴的補闕杜肅悄悄揣了塊肉餅，以此為憑向武則天告了「狀」。第二天上朝時，武則天對張柬之說：「你妻生一男孩，大喜啊。」張德聽聞聽女兒賀喜，趕忙跪拜謝恩。武則天又說：「然而，你家哪來的肉啊？」張德嚇得叩頭不已，連稱得罪。武則天說：「我頒布『斷屠令』，紅白喜事或不予追究，但你請客也須有所選擇，無賴之人不必邀其共聚。」說話間，取出杜肅的狀態給大家看。杜肅汗流浹背，滿朝官員都向他吐口水。

杜肅進讒造謠，反被武則天視為無賴之人，看來這德操二字終歸是為官之人的本分。不過，把告密看作是無賴，似乎有些輕描淡寫了。

朱國良

老北京人排隊的日子

白頭翁



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北京城裏幾乎無處不排隊 (作者供圖)

老北京人最「樂於」排隊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北京城裏幾乎無處不排隊。人們見隊就排，往往是先排上隊，再問排的是什麼隊？

買什麼的排隊？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北京城男女老幼，齊上陣，排隊買冬儲大白菜。那時候冬天來得早，深秋冬韻就已經十足，陽曆十月底飄雪落霜已不新鮮。冬儲大白菜彷彿是在一早一晚就在北京城賣開了。

那時候負責賣菜的都是國營的供銷社或合作社，汽車把大白菜來採得跟小山似的，天蒙蒙亮就有人排隊，功夫大了，凍得排隊的人又是跺腳又是搓手又是哈氣又是抱怨。怪不得北京人怨氣大，八點半才開始賣菜，但人們從六點鐘就站在那兒排隊，誰都怕來晚了買不上，買上了買不到好的，其實那時候買冬儲大白菜根本不讓挑，輪上什麼是什麼，但京城人的心理就是早了感覺好了。

賣大白菜的服務員都是「全副武裝」，帶着大手套、長衣袖，圍着大圍裙，排到誰了先寫本，就是在北京市居民購貨本上寫上購冬儲菜多少斤，表示你們家的冬儲大白菜已經買完，冬天吃的菜園家已負責供應完。記得一年冬季冬儲大白菜是一百五十斤。最忙的是搬運，服務員忙着往地磅上碼大白菜，稱完以後再找空地搬下來，再稱第二秤。

那個時代一般人家都是七八口人，那真是男女老幼齊上陣，把家裏的所有能用上的「人力物力」都「亮」出來了，有自行車的推自行車，有竹子做的嬰兒車也推出來了，大人一人抱六七棵，我們半大小子抱四五棵，再小的弟弟妹妹就抱一兩棵，螞蟻搬家似地排着隊往家運。家中最小

要排隊

當年，老北京人買冬儲大白菜、買芝麻醬、買帶魚都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閒話煙雨

老北京人最「樂於」排隊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，北京城裏幾乎無處不排隊。人們見隊就排，往往是先排上隊，再問排的是什麼隊？

買什麼的排隊？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北京城男女老幼，齊上陣，排隊買冬儲大白菜。那時候冬天來得早，深秋冬韻就已經十足，陽曆十月底飄雪落霜已不新鮮。冬儲大白菜彷彿是在一早一晚就在北京城賣開了。

那時候負責賣菜的都是國營的供銷社或合作社，汽車把大白菜來採得跟小山似的，天蒙蒙亮就有人排隊，功夫大了，凍得排隊的人又是跺腳又是搓手又是哈氣又是抱怨。怪不得北京人怨氣大，八點半才開始賣菜，但人們從六點鐘就站在那兒排隊，誰都怕來晚了買不上，買上了買不到好的，其實那時候買冬儲大白菜根本不讓挑，輪上什麼是什麼，但京城人的心理就是早了感覺好了。

賣大白菜的服務員都是「全副武裝」，帶着大手套、長衣袖，圍着大圍裙，排到誰了先寫本，就是在北京市居民購貨本上寫上購冬儲菜多少斤，表示你們家的冬儲大白菜已經買完，冬天吃的菜園家已負責供應完。記得一年冬季冬儲大白菜是一百五十斤。最忙的是搬運，服務員忙着往地磅上碼大白菜，稱完以後再找空地搬下來，再稱第二秤。



魯迅的紅領帽，還是西式紳士帽，人們都會情不自禁想起魯迅由這個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的孩子的崗位是留守在自家的白菜堆邊看「攤兒」。那熱鬧得也像「大躍進」一樣。苦是苦，但家家戶戶都幹得熱火朝天的，人人都幹得一頭一臉的熱汗，也都幹得興高采烈的。

那可能就是時代印記吧。現在這一茬老北京人說起當年買冬儲大白菜還依然興致勃勃的。

歲末排隊買芝麻醬

排隊排得比較有水準的是快過春節了，「街道」上突然通知今年春節市裏要增加供應什麼，一時間「爆」得如水落油鍋。記得那一年「街道」通知說每戶每本供應二兩芝麻醬，貨太缺，只供應一天，去晚了賣完了就只好等明年了。老北京的老太太們傳消息比電影《雞毛信》中的「消息樹」還靈還快，老太太們說話雖有些不免風，但添枝加葉卻一丁點不妨礙，傳到我們這兒就成了說特供春節的每戶二兩芝麻醬，明天開門就供應，什麼時候賣完什麼時候算；又傳過來說，供銷社只進回兩大缸芝麻醬，多了沒有。

芝麻醬那年月真是稀罕物，小點的孩子只聽說過香，見都沒見過，聞都沒聞過。等我們院的人拿着各種罐子、揣着購貨本排隊時，竟然找不到隊尾了，不知道排在哪儿，哪兒都是人，哪兒都是隊，哪兒哪兒都是人排着的隊，問誰在誰兒排隊，誰都說在後面，但後面在後面沒人知道，真急得一身汗。

誰說到處都是人，卻不亂不擠，但你想「夾仁兒」門都沒有。我們家買芝麻醬的供銷社，在東大橋供銷社，隊愣是拐彎地排出關東店，排到大馬路，一直扭扭曲曲排到原來北京市橡膠九廠的廠門口。老北京人愛說「扇扇子」的「風涼話」，有人調侃，誰都說小腳老太太的裏腳布長，咱這隊排得可比那小腳老太太的裏腳布長。沒想到隊裏排着的還有不少小腳老太太，老太太們不樂意了，他們也調侃，說還不是因為小腳老太太

要排隊

當年，老北京人買冬儲大白菜、買芝麻醬、買帶魚都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生下一群又一群兒孫們鬧的，別說吃，十年沒見過芝麻醬。

老北京的話，地裏有苗不愁長，多長的隊也是越排越短。終於一步一步前進，一步一步蛇行，終於排進商店，終於排近櫃檯。真讓我大開眼界。只說那賣芝麻醬的人的本事，寫完本的人把本拿上來一瞧，原來供應量不同，三口之家的一戶一年供應二兩；五口之家的一戶一年供應四兩，五口以上的供應六兩。只見那個女售貨員把你的罐子往秤盤上一放，再把秤砣往前一撥，把分量定好，然後提起勺來在芝麻醬桶裏一摳，直接就倒進秤盤上的罐裏，芝麻醬的勺子帶着很長很細很勻的「尾線」像是計劃好了似的準確無誤地打進罐裏，無論你那的罐子、瓶、盒的開口有多小，絕不會流滴到外面，令人驚訝的是，都是一勺準，我在後面早早就盯上這個場面，從沒看過過的或又往外打的，都是一勺準，真神了！

我才想到排那麼長的隊為什麼能在二三個小時就能排到。在讀到歐陽修的《賣油翁》時，忍不住拍案稱絕，自他說道「乃取一葫蘆置於地，以錢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澆之，錢孔入而錢不濕。因曰：『我亦無他，惟手熟爾。』」情不自禁想起賣芝麻醬的女孩來，「惟手熟爾」，歐陽修不欺人也！

冒嚴寒排隊買帶魚

記得好像是一九六三年的冬天，寒冬臘月，那年北京格外冷，房檐上的冰凌子得一尺多長，還颳着白毛風，殘雪粒子被寒風掃到臉上打得生疼。因為接到通知每戶每本供應五斤帶魚，街道老太太們又傳話前面還說國民經濟形勢不好啦，市裏照顧啦，緊跟着話鋒一轉又是帶魚不多，不是敞開供應，買不着的不補。得，又是起大早，冒嚴寒，站冰雪，排隊的差不多都是我們這些中學生，估計家裏給的政策都一樣，買不上別吃。

為嘴都可以「玩命」，何況僅僅一個天寒地凍？那天可真的凍壞了，用老北京的話說叫「猴凍猴凍的，賊冷賊冷的」。排大隊，排出去二里開外，每個排隊人的姿勢基本一致，抱肩縮身，彎腰低頭，攏手夾袖，時間長了，就連搖帶晃，踉蹌踉蹌，連調侃的熱勁都凍沒了。但沒有一個人中途「撤退」，都心甘情願地受凍。風雪裏的長長隊列真像不倒的長城。

其實北京人排隊是有傳統的，男人梳辮子的時代，老北京人就幹什麼，什麼排隊，連朝廷都排四大隊：上朝、領餉、放帳、看榜……

現在北京人更「熱衷」於排隊，幹什麼，什麼排隊，進醫院看病要排八大隊：掛號、等叫、看病、劃價、拿藥、交費、住院、開刀，一隊比一隊排的長，一隊比一隊更難排。買車搖號，入託上學，求職考試，春節回家，提薪提職，上廁所，過安檢，上二環，下地鐵……

魯迅的紅領帽，還是西式紳士帽，人們都會情不自禁想起魯迅由這個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

人與事

眾所周知，魯迅喜

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、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孔之根本解決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這是錢玄同的一段話，意思是主張廢除漢字。錢玄同，原名錢夏，浙江湖州人，是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。錢玄同在擔任《新青年》編輯期間，曾動員魯迅給《新青年》寫文章。魯迅的小說《狂人日記》就是在錢玄同催促下寫出的第一篇作品，並且第一次用魯迅作筆名。由此可知兩人來往密切，關係不錯。可是魯迅也給錢玄同起過綽號。章太炎是國學大師，東渡日本後，一面給